

彭珮云的清华园岁月

○钱 江

解放战争时期，彭珮云曾任清华大学中共地下党“南系”支部书记、党总支委员。北平解放后的1949年3月，不到20岁的彭珮云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党总支书记。

学运中入党

1945年8月，15岁的彭珮云考入当时校址在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丰富的校园生活使得性格活泼的彭珮云更加活跃，不久就加入了中共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

参加“民青”不久，高年级学生、中共地下党员王汉斌前来联系彭珮云。王汉斌是缅甸华侨的孩子，中学时代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支部书记。他于1942年回国来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大，先后在中文系和历史系就读，是西南联大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之一。

此时的西南联大，中共领导下的进步学生运动十分活跃，接近1945年岁末，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一”运动。王汉斌和

彭珮云都是“一二·一”运动的亲身参加者。1946年5月，王汉斌介绍彭珮云加入中共地下党。同时，确立了恋爱关系。

清华园复学

1946年暑期，彭珮云来到父亲彭湖工作的地方——南京。父亲担心女儿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有危险，要她留在自己身边上大学。经过党组织同意，彭珮云考入金陵大学外语系。此时王汉斌已从西南联大毕业，受命前往北平工作。

彭珮云就读金陵大学期间，1947年5月20日，在南京爆发了进步学生大游行，引发了内战期间国统区最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彭珮云在学生示威游行中表现突出，受到了国民党当局注意，传闻她已上了“黑名单”。彭湖只得同意女儿北上到清华大学复学。1947年夏天，彭珮云来到北平清华大学，继续在社会学系学习，接转了组织关系。

1947年，中共中央决定设立上海分局。根据地下党组织“平行存在、单线联系、转地不转关系”的原则，从西南联大复员北上的各大学党员由中共南京局（后由上海分局）领导，当时习惯称为“南系”。王汉斌是“南系”北平学委委员，清华大学地下党“南系”由他领导。每星期他至少来清华大学一次，彭珮云则有时进城找他。

清华园内中共秘密外围组织中，人数最多的是“南系”在西南联大建立、到清华后继续发展的“民青”。1948年春，南



2000年3月，西南联大女同学合影。左3傅冬菊、左5彭珮云、右4许琤、右3马黎勤

系又建立新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简称“新联”），由彭珮云领导。

当年，清华电机系学生朱镕基表现进步，加入了彭珮云领导下的“新联”，并在新中国成立的当月入党。“文革”后朱镕基担任了领导职务，直至国务院总理。有时他见到彭珮云，笑着打招呼：“老领导、老领导。”

紧急疏散进步学生

1948年下半年，国共两军的战略大决战即将开始，国民党当局谋划对进步学生进行大逮捕。清华地下党在党内反复进行敌情观念和革命气节教育，同时把一些在第一条线太“红”的党员、盟员撤到解放区。

1948年8月19日、20日，北平各报公布北平特种刑事法庭将拘提、传讯的463名学生名单，其罪名是“共匪嫌疑分子”“危害国家”，其中有清华学生56名。8月初，清华地下党组织已经把一些已暴露的党员、盟员或进步学生送到解放区，或选派到南方开展地下工作，因此在各报名单上的清华校内学生还有15名，其中有清华学生自治会副主席、社会学系学

生裴毓荪。

得到地下党紧急通知后，裴毓荪自行进入教授住宅区，先后在费孝通、冯友兰、吴泽霖三位教授家中藏身。

彭珮云负责联系裴毓荪，她把裴毓荪送到任教于清华小学、家也住清华园中的地下党员王松声家里，拿出为裴毓荪准备好的改名换姓的身份证，帮助其化装，并帮助其与“新联”盟员张永刚翻墙跳出清华园，乘夜色穿越青纱帐进入北平城，由地下交通员护送去了解放区。

国民党军警包围清华园三天。待到“黑名单”上的师生撤离之后，经学生自治会与校方磋商，让军警“查点”了一遍，毫无所获地撤走了。

年轻的党总支书记

1948年12月15日，清华大学师生员工迎接解放军进校。彭珮云清楚地记得，12月18日，解放军第十三兵团政治部在学校门口贴上了保护清华大学的布告。进步学生欢呼雀跃，彭珮云的心情无比兴奋，不断哼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1949年3月，清华大学党总支改组，不到20岁的彭珮云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党总支书记。3月25日，彭珮云作为清华大学代表，到西苑机场迎接从西柏坡来到北平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这是她第一次见到党中央领导人，兴奋不已。

这年5月，彭珮云和王汉斌，还与他们的朋友潘梁和孙蔼芬一起举行了婚礼。

6月下旬，北平各高等学校地下党组织向社会公开，清华大学张榜贴出了全校187名党员名单。宣布彭珮云任党总支书



1947年，彭珮云（左1）在北平清华大学与同学潘梁（右2）、孙蔼芬（左2）、程法毅（右1）合影

记，青年教师何东昌为副书记。清华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吴晗看到党员名单感到惊讶说：“怎么总支书记是一个小辫子！”后来彭珮云听说吴晗教授这句话，补充了一句：“其实那个时候我没有梳辫子，留的是短发。”

北平解放后，解放军南下气势如虹，急需干部，清华大学的党员干部有些参加了南下工作团随军南下，有些调到新的岗位上，彭珮云留在了清华。

1949年10月9日，清华大学党总支首次召开党员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总支委员会，彭珮云以全票当选为总支书记。1950年3月，彭珮云调离清华大学，到北



彭珮云、王汉斌结婚照

京市委组织部的学校支部工作科工作。

对清华园中岁月，彭珮云充满怀念，也抱有一份遗憾，她离开清华的时候还差半年完成本科学历。

（转自《百年潮》，2021年第5期）

原子弹爆炸前的“三人签字”

○黄 萌

2014年七八月间，父亲黄祖洽在北京301医院住院期间，一天，原二机部老部长刘杰的秘书李鹰翔来到病房代表刘杰看望重病的父亲。他带来一大束鲜花向父亲问好，可惜的是父亲正在昏睡，在片刻的睁眼时还是伸出手来与李鹰翔握手。李鹰

翔向父亲介绍说，现在正忙着准备纪念原子弹爆炸50周年的工作，说着从兜里掏出几页纸，是李鹰翔写的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是《中华民族石破天惊的一天》，文章记述了原子弹成功爆炸的前前后后。李鹰翔翻开第三页，有一段用红色铅笔标出的内容是关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实验能否成功、有多大把握。我把这段念给父亲听：

核试验是一种大型科学实验，既然是科学实验其结果可能是成功，也可能是不成功。1964年10月12日晚，在实验委员会常委会上，就研究到这次实验万一不成功怎么办的问题，科技专家们认为，不成功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在发出起爆指令以后，由于铀238自发裂变产生的中子引起“自燃”走火的提早核爆炸，使爆炸当量减少，达不到预期目的；另一种是只发生



二〇一三年十月，黄萌与父亲黄祖洽在公园散步